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法〕帕斯卡尔 著
钱培鑫 译

思想录

Les Pensees

权威译本
珍藏版
智慧之光
不朽经典



NLIC2970870935

哲理散文文库
名著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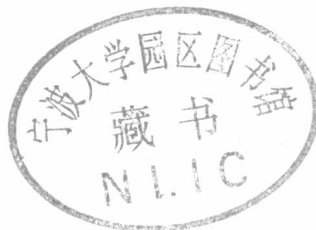
生活的哲学 思想的宝库

法国古典散文的奠基之作，一生必读的经典名著
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之一，影响人类思想300年

中国盲文出版社

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 著 钱培鑫 译



NLIC2970870935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录 (大字版) / (法) 帕斯卡尔著; 钱培鑫译.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02—4002—0

I. ①思… II. ①帕… ②钱… III. ①帕斯卡尔, B. (1623—1662) —哲学思想 IV. ①B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5715 号

思 想 录

著 者: (法) 帕斯卡尔

译 者: 钱培鑫

责任编辑: 包国红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21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4002—0/B·166

定 价: 39.00 元

编辑热线: (010) 83190265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译本序

稍有科学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法国 17 世纪著名科学家，少年天才，在物理、数学领域颇有建树，他的名字成为大气压强单位，计算机 pascal 语言是对这位世界上首台计算器发明者的纪念，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自然科学数据库取名 pascal。然而，眼前这本以“为基督教辩护”为宗旨的《思想录》居然也出自他的笔下，科学与神学、理性与直觉、物质与精神奇迹般地相遇，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令人费解。因此在介绍作品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

这位“可怕的天才”（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语）于 1623 年出生在法国中部小城克莱蒙费朗，家

境殷实，可惜3岁母亲就去世了，姐弟3人由父亲抚养。帕斯卡尔的父亲知识渊博，爱好科学，不让孩子们上当时日趋迂腐的学校，而是亲自过问他们的学业。1631年，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父亲决定移居巴黎。

在众人眼里，帕斯卡尔是个神童。11岁那年，他注意到餐盘因餐刀敲击发出声响，用手一按，声音会立刻消失，于是就写了一篇小论文，探讨振动体一经触摸马上停止发声的原因。父亲对这件事印象很深，生怕儿子智力发育过早，不利于全面发展，就不再教他几何，而要他先学好古代语言，接触现实生活，培养观察能力，然后再丰富知识。不料小帕斯卡尔独自钻研，居然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即《几何原本》第一卷的第32条定理。16岁那年，在《圆锥截线论》中又提出了著名的帕斯卡尔定理：圆或椭圆的任意内接六边形的三组对应边的交点是在一条直线上，引起了欧洲数学界的赞赏。同年，帕斯卡尔父亲与红衣主教意见不合，被贬到法国北部的鲁昂税务局工作，为了减轻父亲的工作强度，帕斯卡尔发明了数字计算器，利用手摇操纵的齿轮系统，完成6位数的加减法，成为轰动科学界的一件大事。

1646年，发生了帕斯卡尔的“第一次皈依”。当时，帕斯卡尔全家已经笃信天主教，非常虔诚。为了劝阻别人决斗，帕斯卡尔父亲深夜坐马车赶往现场，不慎落马受伤。两位冉森派教徒为他父亲治疗了3个月腿伤，并且热心介绍天主教中的冉森派学说，帕斯卡尔全家逐渐接受冉森派的观点。从此，对帕斯卡尔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科学真理，而在于谋求自我完善，成为完人、圣人。这次“皈依”之后，帕斯卡尔开始狂热地苦修，穿上缝着猪鬃的衬衣折磨自己，如同耶稣替人受难。帕斯卡尔自幼体弱多病，差点落得下身麻痹，可见其宗教信仰是多么执著坚定。

宗教信仰并没有妨碍帕斯卡尔继续科学实验和探索，因为他把神学和科学截然分开，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衡量的标准不同，不能像笛卡尔那样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帕斯卡尔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一种共识，法国人此后不再将科学与神学相提并论，不再以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神学，从而杜绝了许多无谓的论争。

1647年，帕斯卡尔发表《真空新实验》，不同凡响，因为他证明了真空的存在，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大自然厌恶真空”，即真空在自然界里面不存在。

他在这篇论文中阐述了理性的“进步观”。帕斯卡尔相信科学会进步，在科学领域，古代权威无济于事，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研究成果、方法，只在当时是正确的，今天已经过时，不是绝对真理，我们不能因袭前人，应该有所发现，要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进步，超越前人。但是对于人的道德，帕斯卡尔持悲观态度，不相信人的道德进步，由此萌发了撰写《为基督教辩护》的念头，说服人们信仰上帝和宗教。

1647年到1654年期间，帕斯卡尔经历了一段所谓的“世俗生活”。由于患病以及狂热的苦修，使得帕斯卡尔体力不支，不得不有所节制，特别是1651年父亲去世后，他到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作为科学名人，帕斯卡尔出入社交场所，成为贵妇人沙龙的座上宾。有人甚至揣测他打算结婚，事实上帕斯卡尔终身未娶。在此期间，他与德·罗安奈公爵结为好友，帕斯卡尔的遗作《思想录》日后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问世的。帕斯卡尔同时也认识了“放荡不羁”的达米安·米东和德·梅雷骑士。这段经历丰富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了解，特别是他发现，如欲说服一个人，光诉诸理性是不够的，取悦对方、打动对方、以情动人往往更为关键，因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受理性支配。“取悦艺术”

与“说理艺术”相辅相成，才能说服人，打动人，这是帕斯卡尔这一时期的重要心得。

与此同时，帕斯卡尔并没有停止科学研究。1648年，通过研究水银柱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变化，发现了大气压力。1654年《论液体平衡》阐述了流体静力学最基本的原理。他受到意大利数学家加伐丽丽计算三角形面积的方法启发，提出了极限和无穷小的概念，为微积分学开辟了道路，为了计算赌博胜算的几率，帕斯卡尔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他不断改进计算器，并且给同样醉心科学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送了一台。

1651年到1654年间，帕斯卡尔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放弃社交生活，再说也有些厌倦了。在妹妹的劝说下，帕斯卡尔开始与皇港修道院的修士们交往。1654年11月23日，他和父亲一样，遇到一场车祸，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当天夜晚，他不禁陷入沉思，体验到一种“神秘的心醉神迷状态”，顿时彻悟，心里一片光明，似乎与上帝相通，强烈地感到上帝的存在。为了留住这个非凡的时刻，他急忙提笔写下了向上帝祈祷的《追思》，将这张羊皮纸缝入衣襟，直到死后才被仆人发现。帕斯卡尔坚信自己应该为基督教、为上帝而献身。

从1654年起，他成为了坚定的教徒，应冉森派修

士们的请求，参加了神学大辩论，匿名写了《致外省人信札》，解释当时的神学争论，宣扬冉森派观点，抨击强势的耶稣会。1656年3月24日，一位少年修女、帕斯卡尔的外甥女忽然患了眼疾，据说她母亲吻了存放在修道院的耶稣基督荆棘冠上的棘之后，眼病显著好转，一时被传为圣迹显灵，连王后、红衣主教都叹服。原先被视为异端而遭禁的冉森派再次赢得支持，帕斯卡尔确信自己的信仰没有错，坚信上帝站在冉森派一边，撰写《为基督教辩护》的想法逐渐成熟：他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可以解释为什么理应相信上帝的存在，可以通过说理的办法，使人们接受上帝、接受宗教。从1657年开始，帕斯卡尔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在这部《辩护》书上。完成此书大概需要10年时间，可惜由于疾病缠身（从24岁起就患有骨结核病），加上紧张的脑力活动，帕斯卡尔5年之后就去世了，年仅39岁，临终前他喃喃自语：“愿上帝永不抛弃我！”

二

自从30岁那年萌发《为基督教辩护》的念头之后，帕斯卡尔开始大量阅读，收集素材。素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十分熟悉的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基

础的《圣经》，其中包括犹太民族的远古历史、与耶和华的约定、摩西法典、宣告救世主降临的先知，以及介绍耶稣生平事迹的四福音书。其次是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再有蒙田的《随笔集》，尤其是第二卷中表达了蒙田宗教信仰的《雷蒙·塞邦赞》。最后是天主教或者新教的一些卫道者们的著作。还有古代哲学家的学说，尤其是深刻影响到当时人文主义学者们的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

帕斯卡尔有着超群的记忆力，但是长期的病痛折磨使他体力和精力日益衰退，养成了随手摘抄、记录感想和思想片段的习惯。他去世后留下千余条笔记，长短不一，有些捆扎在一起，有些字迹潦草，满纸添加删改，难以辨认，也没有真正的次序。帕斯卡尔家人起先不愿意出版这些凌乱的手稿，经过皇港修道院修士的一再劝说，手稿才于1670年首次以《帕斯卡尔先生死后遗下的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为名结集出版，后来简称《思想录》。

作为17世纪法国文学大家的帕斯卡尔的手稿无疑是极为宝贵的，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但是帕斯卡尔英年早逝，使得《为基督教辩护》成为未竟之作，甚至连未竟之作都谈不上，因为他还没有动笔，连提纲都

没有。唯一可资借鉴的是帕斯卡尔整理的 27 扎笔记，约合 400 条，每扎都有标题，还剩下 600 条他无暇或者无力整理，分为 34 扎，没有标题。此后 3 个多世纪，诸多版本问世，试图再现《思想录》的原貌，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为基督教辩护》的写作意图还是众所周知、无人质疑的，那就是针对安于现状、乐衷世俗生活、缺乏精神追求的“自由人士”，劝他们皈依宗教。

17 世纪初，宗教改革导致各种思潮涌现，对正统的教会提出极大挑战，造成信仰危机。与此同时，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宗教战争造成政治混乱，导致道德迷失，很多人放浪形骸，追求逸乐。所谓的“自由人士”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饱学之士，为人低调，表面上信奉教规，暗中或热衷享乐，或质疑宗教。另一部分则是当时的上流人士、贵妇人、文人才子们。他们为人高调，言行过激，公开冒犯上帝，鄙视基督教的神迹，对虔诚的教徒嗤之以鼻；他们主张宽容，一切照理性和自然办事，认为满足人的本性和欲望是理所当然的。

面对这种情景，教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它在巴黎法院的支持下，严厉打击亵渎神灵的言行，力图遏制自由人士——无神论者——的质疑和挑战。教会也深知心

悦才能诚服的道理，知道必须诉诸人们的心灵，使人由衷地热爱宗教，才能扭转局面，真正恢复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因此可以说帕斯卡尔的《为基督教辩护》是一部应运而生的作品，目的鲜明，那就是赞美基督教，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和伟大，劝人皈依基督教。

赞美宗教、歌颂基督的书籍早已有之，而且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帕斯卡尔并非首创，连《为基督教辩护》的主旨、素材都谈不上新颖，与同类著作大同小异。那么《思想录》的特点在哪儿呢？首先是帕斯卡尔认为不能把信仰强加于人，要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感悟、体验，这样才能感受上帝的存在，由衷地信仰上帝。其次，帕斯卡尔认为不能依靠科学推理或玄学思辨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样会导致抽象的、干巴巴的概念，使得上帝无异于威严的君王，而是通过耶稣的神迹，通过耶稣受尽凌辱、为拯救人类而献身的事例来揭示上帝的存在，昭示隐蔽的上帝对芸芸众生的厚爱。最后，《思想录》还得益于帕斯卡尔对于理性与情感相互作用的深刻理解。他发现，若要使人接受某种观点，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通过理性，即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服他人。二是博得对方的好感，对方如果讨厌你，你再雄辩也是白搭，因此本能地吸引对方、取悦对方，尤为关

键。从某种角度上说，几何性精神和敏感性精神的灵活运用构成了《思想录》的基础和显著特点。

三

虽然帕斯卡尔未能给《思想录》最终定形，手稿的顺序也比较紊乱，但是据文献记载，帕斯卡尔曾经对皇港修道院的修士们介绍过该书的要旨、论点和自己的意图，得到一致首肯，认为该书将是继奥古斯丁《忏悔录》之后最雄辩、最有效的护教之作。原因之一就是帕斯卡尔不落俗套、独辟蹊径。事实上，护教之作通常先描绘宇宙的壮丽景色，赞美天地之和谐，证明一切出自上帝之手，都是天意使然，然后再从天上回到人间，居高临下地谈论人的处境。帕斯卡尔则相反，他从人的角度出发，审视人类的境遇和命运，漫谈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平等的对话中取得对方的信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人没有上帝时的可悲，人有了上帝时的幸福”（60^①）为主线，一步步地把人领上皈依之途，引向上帝。

《思想录》从描绘人类的处境入手，帕斯卡尔没有

① 指篇章号，下同。——编者注

沿用《圣经》中的提法，而是作客观分析。人类的处境很复杂，既悲惨又伟大。帕斯卡尔所代表的冉森派一贯悲观地看待人生，但帕斯卡尔始终认为人类是伟大的，其伟大不在于道德高尚，也不在于聪明智慧，而在于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思想造就了人的伟大”（346）。人类思想能够达到高深的科学和哲学水平，因为“通过空间，宇宙囊括并吞没了我……；通过思想，我囊括了宇宙”（348）。因此，“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347）。帕斯卡尔以芦苇来比喻人的伟大和悲惨：“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想压倒他，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一团雾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当宇宙压倒他的时候，人仍然比置他于死地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死，知道宇宙对他所具备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347），思想使人类高于一切动物和物质。

人类因自知处境可悲而显得伟大，那么他的伟大必定是可悲的。我们越往深处想，就越忧心忡忡。人类渴望真理，但是人类与宇宙的比例失调。人类不过是无限大和无限小之间——永恒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不能感受任何极端：声音过响，震

耳欲聋；光亮过强，令人目眩；距离过远或过近都有碍视线”（72）。我们无法理解世界，把握不住世界，处在无处安身，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尽管 17 世纪的欧洲不再推崇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主宰世界、人是万物之尺度的观念，但是帕斯卡尔强调人类的渺小与虚无，与世界不成比例，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同时也是为赞美基督教埋下伏笔。

人与宇宙的关系令人不安，人与人的关系是否比较乐观呢？答案是否定的。帕斯卡尔发现自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自爱就是自私，它使人“只爱自己并且只考虑自己”（100），结果导致人与人“互相仇恨”（451）。自爱导致人类追求虚荣，“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让别人也不让自己看见……也不能忍受别人看到这些缺点”（100）。贪图虚荣的目的是为了博得他人的尊敬，为此，人们不惜编造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以求得逞。如果谎言不能奏效，便不惜动用暴力乃至法律手段迫使别人尊敬自己，历代君王就是如此行事的，人间的暴政和不公正因此层出不穷。

处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必然“感到自己的虚无、自己被人抛弃、自己的不足、自己对别人的依赖、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虚。他的灵魂深处马上会生出无聊、

阴沉、悲哀、忧伤、恼怒、绝望”（131）。帕斯卡尔笔下的“无聊”从拉丁语派生而来，表示对生存状态的厌恶、仇恨，因为人生被残酷、神秘的命运所控制。

如何摆脱这种无聊？只有两种办法，那就是靠想象力和消遣。想象力曾经遭到无数道德家的批判。帕斯卡尔不以为然，他认为想象力给人带来欢乐，因此不能认为想象力一无是处。但是我们证明不了想象力的可靠性，因此它更为危险和有害：“它是人身上最具有欺骗性的一部分，是谬误与虚假的根源”（82）。

另一种办法是消遣。在帕斯卡尔看来，消遣是指一切有意或无意地使我们忘却严酷现实的活动。娱乐、体育、打猎、舞蹈、交谈、游戏是消遣；外交、战争、工作也能成为消遣。他以自己为例，“也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挥汗如雨，为了向学者们证明自己解决了一道别人迄今未能解决的代数题”（139）。任何使人忘我的活动都属于消遣范畴。帕斯卡尔认为，“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不懂得安安静静地待在屋里”（139），也就是说，当我们无所事事，思考人类处境，必然会感到无聊、焦虑，我们不敢正视人生。消遣是一种使我们暂时忘忧的、自欺欺人的方法，连大人物也是如此：“一个缺少消遣的国王是一个充满悲哀的人”

(142)。消遣是人生的需要，也是置人死地的虚荣：“唯一能够减轻我们苦难的东西就是消遣，然而它也是我们的最大苦难……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到达死亡”（171）。

人心始终追求幸福，向往至善，但是到处碰壁，“我们企盼真理，但在自己身上只找到不肯定性。我们追求幸福，而我们找到的只是可悲与死亡”（437）。消遣带来的短暂乐趣弥补不了人们内心的空洞，“无限的深渊只能被一种无限和不变的物体填充，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本身才能填充”（425），由此可见，只有上帝能满足人类的夙愿，只能向宗教求救。

但是上帝在哪儿？上帝存在吗？为什么上帝始终藏而不露？帕斯卡尔回答说，人类之所以见不到上帝，不仅因为上帝是超验的，而且因为“上帝想要隐蔽自己”（585）。“假如上帝有意打消那些死硬分子的顽固的话，他只要清晰地向他们展示自身，使得他们无法怀疑上帝真实存在，就能做到这一点了；就像世界末日将会显现的那样，电闪雷鸣，天翻地覆，死者将会复活，盲人也会看见上帝”（430）。上帝希望尊重人的自由，不愿意强加于人，更想考验人，“对于试探他的人，上帝会隐蔽自己，对于追求他的人，上帝会显露自己，这都是真的；因为人类都既不配上帝，又能认识上帝；配不上，